

《看见》:

直面人性才有力量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多年前崔健的一首歌，将一本书和一个人巧妙地联系起来。央视随机采访的幸福问题虽然被人们百般调侃，但央视著名记者柴静在新书《看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布会上听到相同提问时，还是给予了正面回答，“是的，我幸福”。

但《看见》决不是仅仅与幸福相关的书。无

论在电视节目《新闻调查》《24小时》，还是《面对面》和《看见》里，柴静始终围着“人”转圈儿。当初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陈虻面试柴静，问她，“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给出了一个影响她人生方向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看见》是电视栏目《看见》的文字版、扩充版和柴静个人新闻事业成长的历史版。

“看见新闻中的人，关心新闻中的人”是柴静的采访原则、新闻哲学，也是柴静成功的秘密。很多当事人拒绝了各种媒体，唯独接纳柴静，并成了她的朋友。新闻采访和报道一直存在着坚固的模式，它像工作总结一样，别的不动，改变其中时间地点人物就能摇身变成另一个新闻报道。柴静以前也认为节目结尾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早日到来”才算完事大吉。但采访“双城多名儿童服毒自杀”事件后，她明白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发掘，才是做新闻的重点。“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这是柴静得出结论的基石，她说，“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

非典时期，柴静主动请缨。我看过很多有关非典的报道，打动并且能很长时间留有跳动心情的文字，就是柴静《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这篇标题文艺味儿颇浓的新闻手

记，陈虻曾痛斥她的文青作风——有着冷峻与沉痛的实质。没有感情强烈的形容词，没有铺陈的排比句，只有细节一个挨一个展开。胸科医院的死寂，农大学生宿舍的慌乱，不知道实情的非典患者……看似局外人冷漠的白描写法，像SARS一样，不知不觉地感染读者。在临时改成的SARS病房，柴静问医生他们如何区分清洁区和感染区，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这种令人动容的文字，并非难以写出，难得的是，在千军万马的冲击和慌乱中，能“看见”刀戈下的人心。

在柴静大量的报道中，当然有遗憾。“广东戒毒所强迫戒毒人员卖淫”一案，只有当事人的采访，与戒毒所所长的对质，“准确、深刻、平衡原则没有完全体现”。有人批评她的“煽情”，质疑她的“表演性发问”。她也曾检讨自己的方式。现在她意识到，即使看起来是“煽情、表演”，只要是当时当场自然发生的，而不是刻意安排，就并非不对。新闻采访报道的客观与公正不是回避人性，恰恰是发掘人性、直面人性。我们可以看见，柴静主持的所有节目，对人的善意、尊重、真诚与关切是一以贯之的。正是这些品质使瘦弱的柴静有了力量。很多新闻类节目“不好看”，或许正是因为缺少这些品质。

(新华)

盼闻莺歌——读《醒来的森林》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人描述山林景致与人居环境的诗句，不难看出，鸟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其间。这也难怪，古人向来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林木苍翠充其量只能养眼，而两耳闲置无所事事则未免趣味单调，而鸟鸣虫啾点缀在松风竹涛之间，天籁悦耳，浑若天成，可谓人间仙境，令人神往。

可以说，鸟是自然风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环保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的时下，鸟更是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课题。只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众多关于鸟的书籍中，绝大多数都是些知识性、技术性的读物，而少有人文的、生态的鸟类著作。翻开眼前的这本《醒来的森林》，这样的遗憾或许可以得到弥补。

这是一本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作品，作者是被誉为“美国乡村的圣人”、“走向大自然的

向导”的约翰·巴勒斯。他一生经历复杂，但最倾心的事业却是：体验自然，书写自然。他立志要把自然中的鸟类从科学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自然之文学，使其既符合自然史的真实，又带有林地生活的诗情画意。《醒来的森林》是他的第一部自然散文集，也是最受读者欢迎与爱戴的一部作品。

在这本书里，作者以拟人的叙述笔法，记叙了多种鸟类的体型外貌、生活习性等，文字生动活泼，充满灵气，描摹准确又不失俏皮和情趣。如同这本书的书名，翻开书页，读者进入的仿佛就是一处刚刚醒来的森林，众鸟归来，众生喧闹；莺歌燕舞，生机盎然。

“妻妾成群的他，栖在最高的树枝上，因为他是主张一夫多妻者，平时总是有两三个身着青衣、容貌端庄的小妇人伴随着他”，这说的是褐头牛鹂；“尽管他心怀劳动者的技巧，享有艺术家的品位，可是他那粗糙的筑巢材料与不精细的泥瓦活真令人不敢恭维”，这说的是知更

鸟；“在她的歌中有某种精雕细琢成分，就像世上一位有教养的贵夫人生动的谈话”，这说的是灰猫嘲鸫……多么有趣的说法！

这本书里，作者没有用一个“它”字来指称鸟类，而是把它们通通“升格”为“他”和“她”。与这种人性化的描述风格紧密相连的是作者与自然界那种非同寻常的亲密接触和心灵的沟通，是作者饱满的热爱自然、热爱鸟类的赤诚心怀。

人来自于自然，也必将归于自然。在我们用钢筋水泥将自己越来越远地隔离出自自然的同时，心里就开始滋生出一种回归的渴望，即使身不能及，也要在精神世界里留一抹葱茏的绿意和一脉天籁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醒来的森林》为我们展开的正是这样的一幅心灵画卷：于宁静中向往，在平和中温习。

身处城市，不敢奢望森林之光的沐浴，可我们依然在内心希望：明天，能在鸟叫声中醒来。

(人民)

《城市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精神

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描述城市对年轻人的消极影响的著名段落常常出现在国内翻译教材中，“当一个18岁的女孩远离家门时，往往会有两种结局，或是碰到相助的人使她生活好起来，或是接触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念，然后变得堕落。大城市具有自身种种诱人的花招，并不亚于那些教人学坏的男男女女，当然比社会微小得多，也更富于人情味。”

这样的城市论述不由得令人想起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说过的话：“城市就像梦想一样，是由渴望和恐惧组成的。”作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后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在的人，笔者对城市也有着割舍不断的复杂情感。

大城市是现代世界的象征，当今世界有数十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城市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当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向往的机会之窗，是社交的天堂，是创造性的中心。最优秀的东西无论是大学、建筑、产品、餐馆、广告公司都在城市里。人们来到城市往往是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上学、工作、创业、交友、或纯粹的冒险。与城市的遭遇哪怕几天也好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变化，甚至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每当再次回到这个城市，哪怕是偶尔听到这个消息也可能勾起从前的记忆。

不管我们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或小城镇，城市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它因为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去过不少地方，也渴望到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游玩。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自己熟悉的城市与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吗？城市有没有独特的精神呢？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艾维纳·德德里特合著的《城市的精神》考察了世界著名的九个城市及其各自独特的精神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体现。这些城市都各有特点，最明显的体现在建筑、历史、产业构成、人口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既有如耶路撒冷、牛津等有高度专业性的城市，也有更加多元化的大都市巴黎、纽约等。

作者提出的核心观点是重新发现城市的精神是哲学和社会学的重大任务，强调一个城市具有能够愿意承受全球化压力的独特精神的重要性。全球化有积极的一面，即开放性和宽容性，但是它可能造成文化趋同的同质化倾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与爱国主义不同的新词

“爱城主义”。众所周知，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民族主义往往有很强的破坏性。与拥有军队的国家不同，城市在强调独特性或在与其他城市竞争时不至于发动战争。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将有助于激发认同感，有助于抑制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

对都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或者普通公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如何找到城市的独特精神。作者认为，这取决于城市的具体情况和现有资源。如果一个城市贫穷，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那么，城市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贫困，让人民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营养不良，而不是奢谈独特的城市精神。以煤炭为主的城市就难以倡导环境保护方面的价值观，西班牙萧条的工业城市比尔巴鄂因为漂亮的博物馆而逐渐成为艺术界的圣城。

在国内很多城市因为热衷于评选“城市精神”而引起巨大争议和讨论的时刻，在有些城市准备斥资千亿建造仿古新城的时刻，在不少城市因为拆迁而引发各种人间惨剧的时刻，这本《城市的精神》或许有助于我们把“城市精神”的讨论引向深入，思考城市精神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深晚)

新书推荐

《伦敦塔集雨人》



作者：【英】朱莉娅·斯图亚特
译者：任梦
世纪文景 2013年1月

《伦敦塔集雨人》是一道完美的甜品：清爽却不馥郁。斯图亚特的写作具有原创性，每一页都充满了趣味，她笔下的人物能让你打从心底感动。

《潘多拉的处方》



作者：詹姆斯·谢里登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月

一纸传真，秘密地传进特拉维斯博士家中，充满密语。这个专门研究金字塔及百慕大三角等世界谜团的历史学家，很快地察觉国家特勤单位在追杀他，阻碍他解开秘密。他一边逃亡一边找答案，赫然惊觉，四十多年前，一项近代医药史上最重大的发现，被有力人士掩盖下来……还有多少真相，我们的医生不敢让我们知道？

《起飞：柏林的指令》



作者：佐佐木让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月

1940年，德国在与英国的空战中遭遇到严重损失，日本政府决定将“零式”战机赠与德国。随后，日本海军的精英飞行员安藤、乾接到绝密指令，驾驶“零式”战机突破重重围堵，向柏林起飞！